

## 北方的树

子禾

当一片枯黄的杨树叶从高高的空中无声无息地飘落,秋天也就到了。然而,城里不知季节变换,因为体感的温度依旧使人们觉得还温暖。在今年寒露过后的某一天,天气骤然冷了,转眼间,短暂的秋天似乎又过去了。

朋友说,今年的秋天咋这么短呢?我有同感,还没来得及慢慢地品味这秋凉爽与惬意,感受这秋的丰收与成熟,体会这秋的浪漫与壮美呢!某一天,坐动车从沈阳去长春,透过车窗,山川大地映入眼帘,庄稼早已收割干净,广袤的田野一望无垠,偶见金灿灿的玉米堆成山。我再也不怀疑这秋天确已过去。

去哪里寻找秋天呢?去欧阳修的《秋声赋》里吗?太悲凄了。去刘禹锡的《秋词》里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又是何等的激昂与豪迈!还是回到当下,回到现实生活中体味秋天吧。

还好,都市里的秋天去得迟些,它留在了棋盘山森林公园里,留在了浑河岸边的格桑花丛里,留在了我生活的小区里……此时,不必说棋盘山高大的松柏四季常青,枫叶正红,山脚下湖水边白天鹅“乐不思蜀”定居这里,也不必说

秋日傍晚那浑河晚渡确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辽阔景象,单我生活小区里的树们就可留住秋天的脚步,满足我对秋天的欣赏,至少是对深秋的欣赏。

小区楼前楼后均是绿地,微微隆起的草地上横竖连着几条甬路,可谓阡陌纵横。漫步在甬路上,熟悉的树们在深秋的阳光里各展风采。甬路旁,草地上,长着白玉兰树,海棠树,银杏树,山楂树……这些树有排行成队的,有多株成片的。

白玉兰是娇美高雅的,以花取树名,花因树美,树因花贵。没了春天花开时婀娜的身姿,只剩下稀疏的厚厚的绿叶,它不惧风霜,深知年年岁岁花相似,当春天来了的时候,玉兰依旧笑春风。

海棠树是丰腴热情的。海棠树林长在院子西南角,春天里,粉红的花一嘟噜紧挨着一嘟噜,一树紧靠一树地怒放。海棠树先开花后长叶,当花期将过,一夜春雨,便有了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场景。因为花瓣总被风吹雨打去,而绿叶却茁壮生长。到了这深秋,渐渐的小手指肚大小的海棠果似一盏盏红灯笼缀满树冠的每条枝杈,这果又酷似一个个婴儿欢乐的红脸蛋,好不热闹。摘一颗放入嘴里咀嚼,果汁酸中带着甜。又是一夜风霜,泛黄的海棠叶飘落一地。这时,满树的红果和残存的绿叶还在迎风招展。我想此情此景,若被李清照看见,也许会把“绿肥红瘦”改为“红肥绿瘦”吧。

银杏树是高大笔直的,约20多年的树龄,整齐地排列着,像列队出操的士兵。银杏树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别名白果、公孙树等。此时,扇形长柄的叶片,已由淡绿变为金黄,有几棵雌株上结满了银杏果,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果实黄里透白、白里泛黄,果肉上还附着一层若有

若无的淡淡的乳白色的灰,无意中惹人喜爱。果熟蒂落,掉在草丛里,人们还可拣去入药。

山楂树是朴实坚韧的,不挑剔水土,不选择环境。

从春到夏,又从夏到秋,顽强地生长着。树干是粗壮的,枝条是横逸斜出的。当百花争妍、纷扰喧嚣的日子过后,山楂树上开满一朵朵琐碎洁白的小花。花儿与粗糙的绿叶相依为命、相伴而生。直到深秋,绿叶由浅变深,一串串果实由绿变红,霜愈重果愈红,天愈冷果愈熟。

看看眼前,我倒欣喜地致敬这山楂树了——果实卸掉了,一年的使命完成了,一身轻松,微风吹来,沙沙的树叶声如鼓掌,又似在欢笑。品读这树,多像一位母亲,一位刚刚分娩后的母亲,正用慈祥而又幸福的目光,怜爱着自己的儿女,同时又无怨无悔地孕育着新的生命,迎接又一个花开的季节。

本版插画 董昌秋



## 风情朝阳

(组诗)

吴东升

### 鸟化石公园

一亿年有多长?  
长到第一只鸟学会飞翔  
长到第一朵花记住绽放

我们在木化石丛林里  
与恐龙隔世相望  
2025块化石  
诉说着生命里不朽的乐章

### 石灰窑沟

让我们去朝阳看看  
看看石灰窑沟的山泉  
如何从深山里,带着烟火的味道  
流进我们的心房

路上,有人向山里行走  
有人向山外行走  
而我,在修补心绪  
让脚步慢下来  
好欣赏这修补中的风景

300年的古村落里  
91岁的老人还能劳作  
大石头上坐着休憩的旅人  
时光在这里,变得柔软

### 青龙河

青龙河的风,推着废弃的楼舍  
推着倒退的年华  
花开在山涧,开在路旁  
开在再也触不到的远方

多少动与静  
多少消逝与显露  
都在年轻里  
融化成淡淡的乡愁

### 在凤凰山

向上,向上  
在凤凰山的台阶上攀登  
遇见千年前的古寺  
遇见无数个自己  
从下寺到上寺  
每一个转身都是新生

凤凰飞翔  
风儿欢唱  
一起飞向九天之上  
迎接那轮永恒的朝阳

### 在天鹅湾

弯弯绕绕的河水  
由远及近,是天鹅和我分享的  
那里有时光翻出的欣喜

那里的凌河水,温润柔和  
把春天的约会  
变得饱满多情

我眼见一只天鹅沿着河道  
不停地起起落落,最后  
落在似曾相识的声音里

它把我的眼神变得充满梦境  
多少梦啊,在我的眼里  
变得遥远而宁静

和我一起来到天鹅湾的人  
陌生的变得熟悉,熟悉的人  
变成了一只只天鹅

身处于纷繁闹市,我总是在寻找。

我在寻找梦中的一个声音,那吱吱嘎嘎的声音,萦绕在耳畔,时而朦胧,时而清晰,牵引着我的脚步,寻觅着每一寸走过的土地。我相信,在红尘阡陌中,那个声音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正在默守流年时光,等着我回归,等着我守望……

一人,一青衫,四处游荡。  
在葫芦古镇,我看到了碾子山。  
我静静地端详着它们,内心却已澎湃。恍然间,熟悉的声音从心灵深处跳脱出来,如阳光一样,那么明亮,那么温暖。裹挟着一缕回忆,在我的血液里轰然闪现,共同震颤起久远而又熟悉的律动。

我尝试着去推动碾子,就如推动一段厚重的旧时光。碾滚沟壑纵横,碾盘沧桑残旧,却依然相依相偎。在碾盘碾滚发出的吱吱嘎嘎声里,似乎在喁喁私语,彼此倾诉着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斑斑印痕。

它们静卧一隅,从清晨到黄昏,从春

## 那年 那月 那碾子

阎秀丽

花到秋月,在纷繁的世界里安于寂寞,在雪雨风霜中回忆曾经的忙碌和辛劳。远离故乡的炊烟,告别那片熟悉的土地,成为被人观赏和回忆的一个老物件。

我不知道,它们心里会不会和我一样有一丝悲凉呢?但我知道把它们带到这里的人,内心一定是坚信,这就是故乡的碾子。回味着祖辈们在过去的岁月里,是怎样行走着简单而又漫长的道路。自打我记事起,老家虽是穷乡僻壤,可这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生活着。

满世界的绿,满世界的黄,从春到秋,父辈们在田地里,在碾道上从早到晚地忙碌着。我的孩提时代,似乎对吃充满了渴望,吃顿白米饭仿佛也是过年的馈赠。人们抱着碾棍使劲地推,从谷子到面,祖祖辈辈的劳动者在碾道上不知疲倦地前行着。

我的记忆就是帮助父母一圈圈地推动碾子,一步一步,推动着对吃饱喝足的向

往,在一圈又一圈相同的路上,收获着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今人不见古时月,那年的月光照耀着人们在碾道里转出的酸甜苦辣,那一圈又一圈的轨迹碾出了对未来生活的幸福和安康。

时代在变迁,从农耕时代到科技飞速发展,它们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横卧在那里,任其风云变幻,任其岁月悠长,它们静静地隐藏在城市的角落里,执着地在历史长河中保持着质朴和本真,在洗尽铅华后,依旧散发着古老和沧桑。

葫芦古镇,碾子,碾子山……  
流金岁月,家乡,家乡情……  
我久久地站立在这些碾子面前,深深地埋下头。再抬头,已是泪光飞逝。我知道,那里有我的祖辈,我的父辈的殷殷希望。它们从很远的地方走来,用最熟悉的乡音,吱吱嘎嘎地呼唤着远在异乡的游子。  
这是人世间最温暖动人的呼唤。

## 牛蹄筋和九金黄

叶雪松

不知道爷爷用了什么办法,我放学回家的时候,牛蹄筋那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爷爷端来一碟蒜酱,让我蘸着吃。牛蹄筋晶莹剔透,口感软糯香滑有嚼劲,质地犹如海参。我夹起一块放在嘴里,一股从未有过的香味刺激着我的味蕾。我吃牛蹄筋时的样子有点像猪八戒吃人参果,很快,一碗牛蹄筋就被我吞进了肚里。晚上,正要睡觉的时候,我的肚子开始有一丝丝疼,很快,就像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翻江倒海般地炸裂开来。我疼得在炕上捂着肚子打滚,冷汗顺着额头淌了下来。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最后,爸爸找来了赤脚医生陆殿德。

经过一番望闻问切,陆殿德说,牛蹄筋没煮烂,加上我的肠胃消化能力弱,消化不良,导致了肚子疼。他开出一个简单实用的方子,让奶奶将面起子溶在温水里让我用羹匙服下。后来,我上了初中学习化学,才知道,面起子就是小苏打,学名碳酸氢钠,有缓解胃酸过多引起的消化不良的作用,它可助消化。面起子水的苦涩,我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看着我慢慢平静下来,爷爷开始一个劲儿自责,奶奶的眼泪都流了下来。缺医少药的年月里,乡下人最怕的就是“疾病”这两个字,更何况我是他们最疼爱的孙子。

再说九金黄。九金黄是奶奶养的一只下蛋鸡,这种鸡能长到九斤,加上一身棕黄色的羽毛,故名九金黄。

我小时候就体弱多病,牛蹄筋事件发

生不久,我的嘴唇生了很严重的口疮,一撕痂皮,就会流下脓血。可偏就在这时候,家里的那只九金黄得了鸡瘟,这种鸡瘟只存在于鸡与鸡之间传染,对人无害。所以,在咽气前,奶奶忍痛将它杀了,给全家人解解馋。可奶奶却不让我吃它,因为它是发物,会“飞”(病灶扩散之意),怕我术后加重疮口的感染扩散。这对常年不见荤腥、嘴馋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考验。爷爷看不下去了,就说:“想吃就吃吧,解了馋再说。”看着金黄色的鸡汤和喷香的鸡肉,我最终还是禁不住诱惑,在奶奶无奈的叹息声中大吃了一顿。

香!这件事情过了四十多年,我再没有吃过那么香的鸡肉。

吃完了这顿鸡肉,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段时间,直至口疮痊愈。每天放学,我的眼睛忍不住在院子里巡视,再也没有了那只九金黄悠然自得的身影。这本是奶奶心爱的下蛋鸡,因为鸡瘟给家人打了牙祭。是啊,在那个刚刚填饱肚子的年月里,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如果放到当下,得了瘟疫的鸡只有被消毒深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宰杀吃掉的。多年以后,每次吃鸡肉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当年生口疮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吃这只染上瘟疫的九金黄的情形。

牛蹄筋和九金黄的故事都与爷爷奶奶有关,听起来似乎有点悲凉。四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总是感到浓浓的温暖和幸福。有爷爷奶奶的疼爱,真好。

## 陈叔的理发店

李海燕

今天,陈叔的理发店关闭,他要去老年公寓了。这意味着从此这个小区再没有“陈叔理发店”,也看不见陈叔了。

我提着给陈叔炖的山药排骨汤,去他那儿,顺便帮他收拾东西。午后的阳光被新起的高楼切碎,零星地溅在窗上,晃得人眼睛发酸。我站在窗口,见陈叔正在整理他那些宝贝工具,每拿起一件,用毛巾仔细擦拭一遍,然后轻轻放在一旁的皮兜子里。他擦得认真而缓慢,像在擦拭那些老去的时光。

年初时,陈叔生了一场大病,好长时间才缓过来,远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回来了,让陈叔把理发店关了。陈叔答应了,却一直拖着。直到一个星期前,我新婚旅行回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决定关闭理发店了,并选好了一个老年公寓。

我大学毕业后,忙着找工作,后来忙着恋爱,再后来忙着结婚,只偶尔路过时,到店里看看他。接到他的电话,因为旅途劳顿,三天后我去了,正赶上陈叔和他儿子吵嘴,让我意外地知道了一个真相。一刹那,我仿佛跌进一个漫长的谎言之中。虽然那个谎言是善意的,但我一时难以消化掉,第二天才有勇气去找陈叔澄清这件事。

我推门的声音惊动了陈叔。他回头看见我,眼角的皱纹堆起来:“丫头……”嗓音沙哑,目光落在我的头发上:“你的头发有点长了,让陈叔再给你剪一次吧。”

考上大学离开这儿,我已经留起了长发。此时听陈叔如是说,我还是乖乖地坐在那把椅子上。

陈叔从椅背上扯下那件深灰色罩衣,给我披上,然后在皮兜子里,拿出剪刀和梳子。镜子里的陈叔,已经苍老了很多,后有些弯曲,拿剪刀的手也不再平稳,我不禁想起他第一次给我剪头发的情形。

那年我15岁,留着长发。陈叔的鬓角刚见几根白发,如今头发几乎全白了。父亲出意外走后,母亲一病不起,有一天我给母亲熬汤药,熬好倒进碗里,回身放置药壶时,辫子刮翻了药碗。正巧陈叔来家里送大米。父亲去世后,这样的体力活一般都是陈叔代劳。陈叔和父亲是兄弟般的朋友。母亲说长发碍事,让陈叔给我剪短。我坐在椅子上,伤心地哭了。陈叔的手和话语都很轻:“剪短发,也好看。”从此,我就一直剪短发。每个月来陈叔这儿剪一次头发,也顺便来拿陈叔所说的母亲留给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短发一直剪到上大学,生活费拿到大学毕业有了工作。

可这次陈叔并没有给我剪短,只是稍稍去掉一小截。

“丫头,还是留长发好看。”我在镜子里不置可否地看着陈叔:“你当初说,剪短不好看。”

陈叔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那时候你妈妈病得很重,她担心你打理不好自己的长发。”

母亲从小就给我留长发,她喜欢给我编各种发辫。听陈叔如是说,我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

66岁的陈叔,手力不如从前,但温度依然,手指所到之处,温暖而妥帖地抚过我的发丝。其实,那些年,我也不是单纯地来剪头发,或者来取生活费,是这间小小的店铺有家一样的温暖,有一个像父亲一样慈祥的陈叔。一个15岁女孩,失去双亲后的茫然与孤单,还有那些蚀骨的想念,都在陈叔做的葱花面、煮的红糖水、留的压岁钱里得到了慰藉。

我去找陈叔澄清那件事时,陈叔仍然坚持说母亲临终前给我留了钱。我当然不会再相信,他们父子吵嘴时说得明明白白,这些年都是陈叔用理发店微薄的收入资助我,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欣然接受了这一切。因为生活费,我还曾误解过他。大四那年,陈叔有一个月没按时给我打钱。我打电话去问,陈叔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只说他阑尾炎住院了,过两天给我。我当时竟怀疑他治病占用了我的生活费……我知道与其再去纠结这件事,不如拿出实际行动来,我跟老商商量,让陈叔跟我们生活,老商同意了。可陈叔却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陈叔用风筒帮我吹干头发,我摘下罩衣叠好。

“陈叔,你还是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吧,我……”

没等我说完,陈叔接着道:“你刚结婚,我哪能去你那儿呢。”他花白的头发像一簇蒲公英,“店铺卖了,我有收入,你放心吧。”

我这才知道他把这间店铺卖了。我结婚时他给我包了一个万元大红包,该是卖铺子的钱吧。一股酸涩直冲鼻腔,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不想让陈叔看见我的眼泪,打开保温桶,让他吃排骨汤,然后拿起案子上几本发型书翻看。这几本发型书,是我买给陈叔的。但陈叔只会剪那些大众化发型,他的顾客都是些老头老太太,价格很低,挣不了多少钱,早该关门了。现在我懂了,他是在信守一个承诺,是他答应我母亲的。

“自始至终我也没用上。”他自嘲地笑笑,盖上保温桶的盖子,“好吃!丫头,我们走吧。”

陈叔锁上门,把那几本发型书放在窗台上,钥匙放在书上面,“一会儿买家来收钥匙。是个年轻后生,也开理发店,这几本书留给他吧。”

陈叔背着陈旧的皮兜子,我抱着他简单的衣物,向停在不远处的我的车子走去。停在车子旁边,我回头张望,陈叔的理发店在夕阳里,红彤彤,暖融融的,好看。